

三味书屋

# 何处才能寄放乡愁

## ——《奉化民间文艺》丛书编纂感悟

陈峰

奉化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,运用你一言我一语的口头语言,创造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艺,并渐渐延伸至各个领域。歌谣、谜语及地名故事等闪耀着智慧和理想之光,体现了浓厚的乡土气息。随着时代发展,这些口口相传的民间文艺正在慢慢凋落甚至失传,抢救文化瑰宝可谓刻不容缓。

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劳作时抒性情的民歌与民谣,是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,包含了丰富的生活哲理和美好情怀;民间谜语是

民间文艺的一种特殊形式,也是民间测验智慧的短小作品,涉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物和现象,寄寓了个人的思想情感,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;地名故事由劳动人民集体创造而成,诠释了人们对美好家园的向往,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美好未来的憧憬。民间歌谣、民间谜语及地名故事带着浓重的乡音,是独一无二的乡土文学,也是游子寄放乡愁的精神之所。

我从小喜欢各类民间文艺,喜欢听父辈们讲故事、唱歌谣、猜谜语,它们就像童年时代最好的“老师”,伴随着我们的成长,启蒙着我

们的智慧,培养着我们的真善美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,一些农村消失了,老屋也消失了,有的传说已经找不到出处,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不知道这个地方的由来和曾经的儿歌、谜语,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,就像一个人不知家在哪里,根在哪里。随着乡村里老人的渐渐离去,那些存于他们脑海中的故事、谜语和歌谣也将一并消失。20世纪后期,全国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,投入了许多人力、物力和经费,可见国家对这部分文化遗产的重视。奉化也曾组织民间文艺调查小组整理了一本《民间文学三集成》,但丰富的民间文学无法用一本书的厚度来承载。于是,在该书的基础上,我埋首于浩瀚的资料中寻找需要的东西,奔波于乡村之间听老人们讲述各种故事,编纂出版了这套民间文艺小丛书,包括《奉化歌谣》《奉化谜语》《奉化地名故事》三册。搜集整理的过程是辛苦的,也是愉悦的。

在编纂的过程中,有几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。比如同一个谜底有多种谜面,或者是同一个地方有几种传说,是共存还是选择其一?我最后选择了共存。因为如果不悉数收录的话,这些民间文艺的多样性会遭到破坏。也发现有些谜底所指的事物已经彻底消失了,如“竹夫人”和“酒吸”。我曾遍访乡村的老

人,问他们是否知道此二物。老人说年轻时见过,但现在已经没有实物了。还有就是方言的运用,有的谜语或歌谣不用方言就失去了韵味,而用了方言又找不到标准的汉字来指代,所以书中有的方言使用不是很准确,只代表了一种发音。而区区一个奉化,又有好几个方言片区,发音各有不同,情况就更复杂了。

在资料采集过程中,有一位老人跟我复述了他年轻时听过的一则谜语,谜底至今尚未揭晓,我想把它放在这里,请有识之士赏玩。“十二月三十,月亮贼亮,梅花园挨进,沙沙响,给瞎眼看见,给聋子听到,拐脚去追,给蛇手牵着。”几种不可能的事情一起发生,到底意味着什么?农历十二月三十,是没有月亮的夜晚,瞎眼不可能看见东西,聋子也听不见声音,拐脚追不了,手臂有残疾的蛇手是捉不住的?这是一个奇怪的谜语,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想象空间。那位老人还讲了另一则谜语,他说这是一个对课。“风吹山头动,水浸石板烂。”前者是松毛,后者是湖漂。我问“湖漂”是什么,他说是“青衣”。我似懂非懂。是的,太多东西快要失传了,必须早点整理出来。

对整理工作来说,永远嫌时间不够,永远有遗珠在路上,只能期待方家校正和拾遗补阙。



柯以摄

# 不讨厌的“训”

## ——《读书做人谱》读后

三耳秀才

我是韩石山的铁粉,曾多次对密友说:韩石山的书,你都可以买,不会后悔的。话虽如此,我自己当然也没有做到“都买”。去年在网上发现他的新书《读书做人谱》,当时心想,这有点太正经了吧?一犹豫,就没把这书移入购物车。

前些时,我在微信中大着胆子向韩石山先生讨要作品签名本,他签了好几种,快递过来,其中便有《读书做人谱》。一翻,我暗叫了一声:好险,差点错过一本好书。

“此书可作家训看也!”这是韩石山先生在扉页上特为我写的文字。此“训”,为说教,为劝导。“教导”之文曰训,故训多是上对下的。在我看来,一本有关“规范和训诫”的书,其最高境界便是不让人讨厌。《读书做人谱》做到了吗?

严格说来,《读书做人谱》不是韩石山撰写的,而是一位名叫龙炳垣的清朝四川人撰写的,韩石山所做的,是对老谱进行释义,释义,是对谱的训,其效果,也是对读者的训了。韩石山在“校释凡例”中说:释义部分,尽量紧贴原文,纵有发挥,以

不害原文意旨为度。韩石山的注释,分简注和释义,很显然,他给自己留下了充足的发挥空间。龙炳垣原文为3万字,简注1万多字,释义14万字。我数了数,全书共有88则释义,其中,韩氏文字的气氛以及韩氏思维的痕迹到处可见。

在为“克己”所做的释义中,韩石山先生写道:动怒,还有一种情形是迁怒。就是,不是针对眼前的人,却将怒气发在了他的身上。我当教员时,有时在外面受了气,正好有个学生来问个问题,平时肯定和和气气解答,这次学生稍有一点差错,立马就发了大火,弄得学生莫名其妙,很是委屈。我也知道,是迁怒于无辜,是一种要不得的毛病,可总也改不了。现代文化人里,傅斯年先生也有这个毛病。他的秘书那廉君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:傅先生有时对一个人刚刚发完火,第二个人不知这个前因,跟着来找他,结果碰了一鼻子灰,以后第三第四个人相继而来,相继被斥而退。在这种情形下,傅先生常常对他说:“叫我不迁过可以,叫我不迁怒,我实在做不到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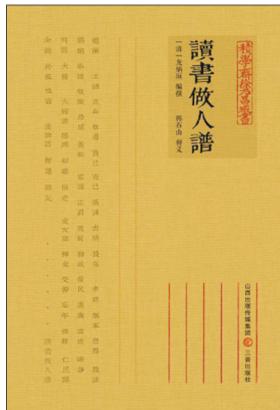
只看这一则,文中不仅有“我”,还有傅斯年,如此释义,也可叫演绎

了。从读者角度来说,受此训,真是想讨厌也讨厌不起来。

韩石山先生在行文中还会“夹带”新义。在行善事和得善报这一块内容中,他就添加了自己的观点:“我的看法是,没有直接的关联,间接的关联还是有的。”进而论道:有没有好报,是别人的事,自己一计较,就是势利小人了。只有不计后果做下的好事,才是真正的好事。

《读书做人谱》成了“不讨厌的训”,其实并非韩石山一人之功。让读者心生欢喜的,还有书的排版设计,这设计,连韩石山先生也很喜欢。且看他是如何说的:这本书的完成,是个漫长的过程。2010年领受了这个任务,放了一段时间,2012年夏天写起,交稿后我就不管了。又拖了几年,一是央求南京的朱赢椿先生做装帧设计,朱先生是大忙人,一等就是两三年。二是印制,选了北京的雅昌公司,也是慢工出细活。这个拖延,是值得的。不说别的,朱赢椿先生设计这么个本本,就算里面一个字也没有,都值得那个钱。朱先生是个奇才,装帧设计的大奖,几乎得遍了。

我再补充作为读者的一点观



感吧。《读书做人谱》把古文的“古”和今文的“今”排得相得益彰。读者看了简注和释义后,如果还想看看古文的“模样”,竖排的古文就在边上,有的在页面的左边,有的在页面的右边,还有的在两个页面的中间,占整个页面的五分之二。而当读者不需要时,竖排的古文,一点也不妨碍视界——这设计,不仅为了形式的美观,也是为了阅读的便利。

个人判断,《读书做人谱》这本书,不到30岁,其实是不必看的。古人云:少年读书,如隙中窥月;中年读书,如庭中望月;老年读书,如台上玩月。皆以阅历之深浅,为所得之深浅耳。如此一转念,却又觉得,隙中窥月也有隙中窥月的妙处吧!

荐书

### 《此生此地》



编著	胡宝林
出版	文汇出版社
日期	2017年2月

己新的人生。小的都长大了,年长的都老了。村庄也在时光中慢慢变老。

城市之于乡村,是另一种景观,这里没有松软的土地,有的只是钢筋水泥丛林。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多,村庄里的人越来越少,城市与乡村,都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。

乡村的人拼命地想到城市去,城市的人却向往着乡村的生活。当城市中的习惯并厌烦快节奏生活时,乡村闲适的时光成了他记忆中的故乡,同时也诉说了故乡那个村庄的改变。从城市回到记忆中的村庄,一切都发生了变化,村庄里没了过往的人气,没了炊烟袅袅,只剩下寂静、寂寞。时光一点点地侵蚀着村庄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舍弃耕种土地,奔赴远方。一年又一年,亲和的哥哥发生意外,年幼的妹妹开始自

故乡,记录一个人的出生、成长甚至死亡;故乡,寄托过无数人对它的感激和遥想之情,同时,也将延续那些生活过的人留下的痕迹和历史。

本书作者用细腻的语言描写了他记忆中的故乡,同时也诉说了故乡那个村庄的改变。从城市回到记忆中的村庄,一切都发生了变化,村庄里没了过往的人气,没了炊烟袅袅,只剩下寂静、寂寞。时光一点点地侵蚀着村庄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舍弃耕种土地,奔赴远方。一年又一年,亲和的哥哥发生意外,年幼的妹妹开始自

(推荐书友:唐依澜)

### 《一念之差》



作者	(英)迈克尔·布拉斯坦德 戴维·施皮格哈尔特
译者	威治
出版	三联书店
日期	2017年3月

场安检的一样多?买彩票中头奖一夜致富的概率到底有多大?坐飞机安全还是坐火车安全……然后作者指出,风险无处不在。一面是冷酷无情、公事公办的统计数字,另一面则纯粹是人们的恐惧与期望。

作者通过丰富的案例,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:适用于平均风险的普通人不存在,平均值是个抽象概念,但现实是不断变动的。把概率当成赌注似乎是一种逃避的行为,但它拥有一种强有力的暗示,即所有被我们称为“概率”的数字是由我们的已知所建立起来的判断。就这层意义上来说,风险是对我们不知道与无法知道的事情的一种估算,也是对我们能够做什么事的一种估算。

风险可以控制,尤其在生活方式上,比如抽烟和喝酒必须有意识地进行规避,因为当我们不注意保养时,身体通常会更快老化。

(推荐书友:虞时中)

### 《论道扬州》



作者	韦明铤
出版	东南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17年7月

证,认为最早的扬州城——邗城就是建立在蜀冈之上,同时他又引申至扬州建城的时间及历史背景根源。他的论述既撷取了历史精华,又有个人的感悟体验。

清人笔记《水窗春晓》中记载“扬州园林之胜,甲于天下”,以唐诗中著名诗句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”而得名的二分明月楼,是扬州园林中的翘楚。早年陈从周考察后,认为该楼的特色在于“早园水做”,园的地面压低,四面厅则筑于较高的黄石基上,望之宛如岛中。韦明铤探访后发现,后来的修缮挖了水池,变为“水园水做”,这与楼的本味已不尽相同。他呼吁,不但要保护扬州的亭台楼阁,更要延续它原有的神的风采。言语颇为凝重,他对古建筑保护的反思,给城市建设者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启示。

书的最后部分,是韦明铤对扬州旧砖瓦的研究文章。在研究城史过程中,韦明铤抢救性地搜集了一批汉代至民国期间的砖瓦,这些不起眼的物件背后,隐藏着古城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重要信息。这些珍贵的文物图片加上书中的其他资料照片,使得“论道”更具可信度。

(推荐书友:李晋)

品鉴

# 书里书外,妙在精粹

## ——读博尔赫斯《文稿拾零》有感

蔡昆霓

8月21日,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“上海书展”已经第6天了,我与儿子一同前往参观购书。入了展馆,人潮如涌,只能挪步行走。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展台前,我从一排书海里淘得这本《文稿拾零》,是今年6月刚刚出版的新书,作者是文学大师博尔赫斯。我随手翻看,里面大多数文章不过是五六百字的“豆腐块”,约有200篇,全部是书间消息,遂购之,甚喜。

为了增加家庭收入,从1936年10月16日起,博尔赫斯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《家庭》杂志“外国书籍和作者”栏目的主编,栏目有4部分内容,分别是:作家生平、创作、作品评论和新闻性的“文学生活”。这个专栏持续了3年之久,博尔赫斯写了大量文章,经常同一期内有数篇发表。《文稿拾零》是将《博尔赫斯全集》中同期发表的这些文章归置一处。

随手翻到哪里,都是独立的文章,有信息,有见解,却是浓缩,妙在精粹。看完一篇也就几分钟,不过,再看一遍,到字里行间去细细寻觅,又能慢慢品味出他对作者、作品的看法,可谓“一语中的”。书中第一篇为《卡尔·桑德堡》,文中道:桑德堡也许是美国第一位诗人,他的诗歌所使用的英语有点像他的嗓音和讲话方式,一种口语,交谈性的英语,他用的语汇字典是没有的,那是美国马路上的语言,充其量不过是英国的土语。他在诗中不断地玩弄着虚假的笨拙,还有许多佯装疏忽的精巧。又说桑德堡身上有一种“疲倦的忧伤,一种平原傍晚时的忧伤,泥沙流过的忧伤,无用却又精确回忆的忧伤,一个在白天和黑夜之间感受到时光流逝的男人的忧伤。”比喻颇为别致。

当然,我对介绍、点评中国的作品更感兴趣。博尔赫斯评价译作《中国神话故事与民间故事》时,用短短数语加以对比,“欧洲和阿

拉伯的神话故事完全是公式化的,由三方面的人物构成,如两个好妒忌的姐姐加一个好心的妹妹;西方的故事是一种对称的被分成若干部分的装置,一种完全的对称;相反,中国神话故事是不规则的,读者开始以为它无内在联系,以为有很多未了的结局,但最后都使人领悟到,现实生活也不是对称的……”

一篇《曹雪芹〈红楼梦〉》只有几百个字,博尔赫斯在其中评价道:这部小说一定会使我们感兴趣的……第一章叙述一块来自天上的石头,第二章叙述主人公出世的时,生在舌头上含着一块玉,“对次要人物的活动,我们弄不清楚是谁,我们好像在一幢具有许多院落的宅子里迷了路。”这样到了第五章,“出乎意料,这是魔幻的一章。这些章节使我们确信见到了一位伟大的作家。”以博尔赫斯的眼光看,《红楼梦》里梦境很多,更显精彩,“因为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在做梦,而且直到做梦人醒

来,我们都认为它们是现实。”他觉得《红楼梦》有“幻想小说”的味道。

他还写了一篇《施耐庵〈水浒传〉》。《水浒传》被译成德语版的过程中,为了使它的读者轻松些,将原著分成了10册。博尔赫斯认为,这部13世纪的“流浪汉体小说”并不比17世纪西班牙的同类小说逊色,而在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它们,如有时情节的展开像史诗般广阔,像那些围困山寨和城市的场面,以及对超自然和魔幻方面的描写,令人信服。这些点评和点赞,均很到位。

在“文学生活”部分,则能找到当年世界上一些地区的文学信息的蛛丝马迹,像萧伯纳说过的一些话,还有某作家开列的他所钦佩的著名作家名单等。另外一些关于文学创作的花絮,读来既陌生又有趣味。从书展出来已是午间时分,正逢雷雨。想到,读书要细水长流,还得多跑跑书店。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: 98906429